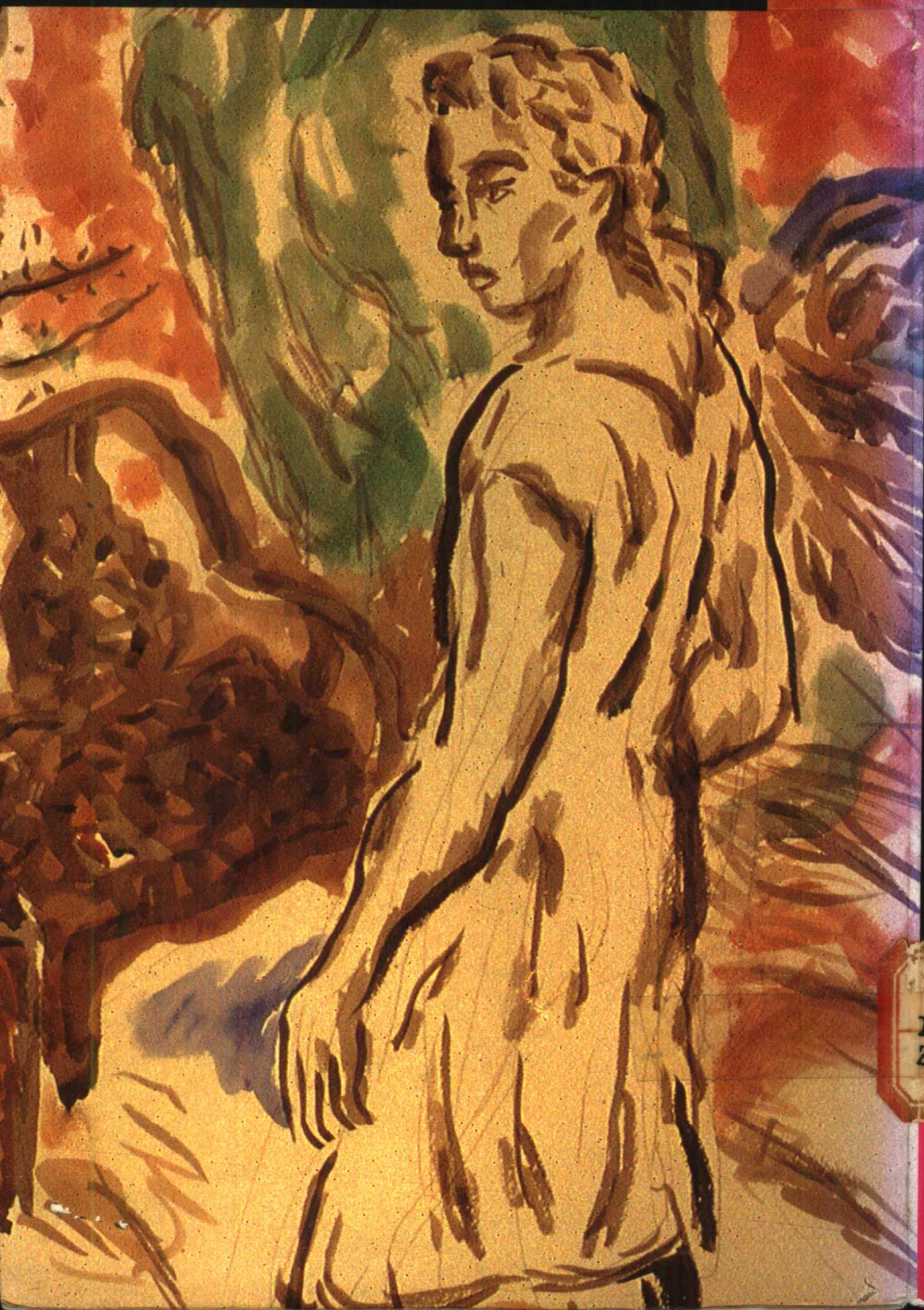


# 燃燒之後

鍾曉陽◎著



I  
Z

麥田文學·豐富生命·溫暖人生

朱天心

想我眷村的兄弟們



蘇童

我的帝王生涯



鄭清文

相思子花



鍾曉陽

燃燒之後

■鍾曉陽

原籍廣東梅縣，父親印尼華僑，母親東北人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生於廣州，在香港長大。中學就讀於瑪利諾書院，並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電影系。十三歲開始寫作，小說、散文、詩詞均所擅長。著有「停車暫借問」「愛妻」「流年」「細說」「哀歌」等書。

封面設計・繪畫／徐秀美

# 燃燒之後

鍾曉陽 著

麥田文學 4

麥田文學 4

## 燃燒之後

---

作 者 鍾曉陽

發行人 蘇拾平

出 版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82號6樓之5

電話：396-5698 傳真：341-0054

郵撥帳號 1600884-9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 農學社 電話：917-8022

印 刷 中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369號

初版一刷 1992 (民81) 年7月1日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08-003-0

---

售價：180元
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)

# 目 錄

阿狼與我

〇〇七

燃燒之後

〇八五

不是晴天

一三九

普通的生活

一六五

未亡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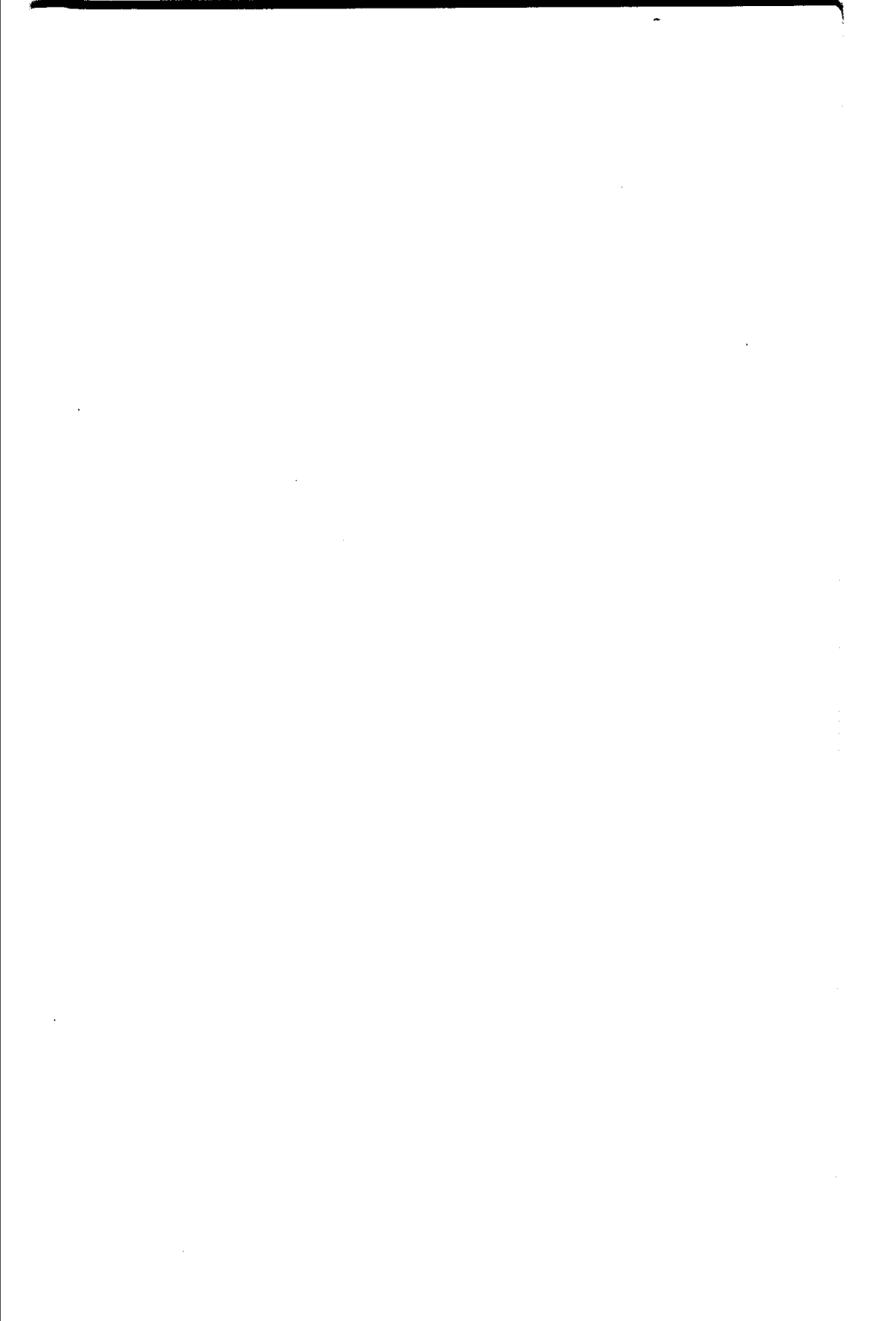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五

愛蜜麗·愛蜜麗

二四三

腐朽和期待

二六三



# 燃燒之後





阿狼與我



那天晚上我和阿狼在董志強家遇見他從前的女朋友姚玉麗。她隔著衣服揉了揉他左邊的肩膀。

「還在嗎？」

「還在，」阿狼說。

「我以為你會把它也刮掉。」

「總要留點甚麼。」

「他去刺這個紋身的時候，是我陪他去的，」她眼望著我，對我說。

我知道阿狼那裡有個狼頭紋身。現在他老是穿著長袖衣服，將它掩蓋著。

「多少年了，有十幾年了，」她忽然有些幽幽的。「我給你的玉呢？」

「摔破了。」

「甚麼玉？」我說。

「我送過他一塊玉，一個玉觀音，用紅繩穿著，剛剛好，到這兒，」她摀住自己兩隻乳房之間的心口。她沒有戴胸圍。

他們已經六年沒有見面了。是童志強的女朋友阿美前兩天在街上偶然碰見她的。我旁觀他們久別重逢，看不出阿狼是高興抑或不高興。

我忽然緊張起來。

那是十月份大閘蟹上市的季节。童志強買了十幾隻，正在廚房上鍋。

「多少年了，這人電話也不給我一個，」姚玉麗的聲音又輕又甜，手夾著煙坐在那裏，不向誰地說：「電話也不給我一個！」

「我以爲你知道，」阿狼說。

「知道甚麼？我從小就不喜歡猜謎語，」姚玉麗眼神炯炯地看著他。我也看著他。

「後來聽說你結婚了。」

「我能怎樣？我甚麼都沒有，」她呼了一口煙，淡淡地。

阿美捧來幾罐啤酒和可樂。可樂是爲我拿的，其他人都喝啤酒。

姚玉麗新銜上一支煙，阿狼拿起桌上阿美的打火機給她點火。童志強和阿美都相繼點煙。姚玉麗遞煙的時候阿狼搖了搖頭，說他現在少抽了。

「除了酒甚麼都戒了，」童志強說阿狼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人窮志短，」阿狼笑笑。

「還戒了甚麼？」姚玉麗道。

「戒淫！」阿美有意無意的看我一眼，仰頭一笑，大鼻孔顯得更大了。

她緊挨著童志強坐，腳擱在他大腿上，他便輕輕的把她的腳板捧在手裏，捧著心一樣。

姚玉麗坐在阿狼的另一邊，雪白的，一條黑綢裙從頸項直落，胸前一排鈕扣交替著閃出十字形的光芒，長長的頭髮覆蓋在白蘿蔔一般豐圓的手臂上，一大片黑。

我的眼睛簡直離不開她。六年前她大概是二十三歲，而阿狼大概也是那個歲數。我想像她那時候的樣子，還有他們在一起會是甚麼樣子的。我不覺怦然心跳。

姚玉麗問我幾歲。

「快十六了，」我說。

「中三？」

「剛升中四。」

「你哪裏找來這麼漂亮的小女孩？」她笑著問阿狼，一手鬆鬆搭在他身上，順手捏了捏他臂上的肌肉。

「我早就沒練了，」阿狼笑道。

「你都幹了些甚麼？阿童說你現在是正當商人了。甚麼時候請我去參觀你的餐廳？」

「你呢？你好嗎？」

「普通。」

「樣子倒沒變。」

「不知道變甚麼好。」

「這樣就很好，」阿狼說。

「是嗎？你拋棄過的東西，再好也有限吧，」姚玉麗不愠不怒地微笑著說。

彷彿整個客廳只有他們兩個。

吃著蟹，他們談起一個叫阿金的女孩。姚玉麗問阿狼還有沒有再看見阿金，阿狼說有時

到了澳門會去看看她。

「她嫁給大明了，你知道嗎？」阿美說。

「他們本來就是一對冤家。」

「大明賭不贏又輸不起，阿金氣得也去賭，兩個人一起賭，把小孩扔在家裏，一餓就是兩三天，被鄰居告他們虐待兒童。」

「我和阿狼最近才在澳門看見大明，」童志強道。「跟我們說阿金又有了，他想拿掉，但阿金不肯。」

我看阿狼一眼。我不知道他最近去過澳門。

「聽說你回澳門住了兩年，」姚玉麗向阿狼說。「事前也不跟我說一聲，也不打電話給我。」

「別談這個了好不好？」

「你不知道我怎樣找你，」姚玉麗說。「就差沒去醫院的停屍間。」

這時她已喝得兩頰暈紅，更有一種媚態。阿狼和阿美都不紅，童志強卻紅得腦充血似的。我拿起阿狼的啤酒喝了幾口。



「不怕臉紅你媽媽看見？」他說。

我搖頭。

吃了一輪蟹，又吃第二輪，滿桌都是柿子紅的蟹蓋和雞蛋殼一般的蟹殼。我邊喝酒，邊看看周圍的人。有時阿狼說話，姚玉麗笑；有時阿美說話，童志強笑，像一群快樂而滿足的，「柯達」菲林拍出來的照片上的人。

我枕在阿狼肩膀上，聽到啤酒和食物經過他的喉結所發出的吞嚥的聲音。我打了個哈欠。

「你的小朋友累了，」我聽見姚玉麗說。「我十六歲的時候嫌自己長得不好看，天天哭。」

於是大家開始討論十六歲的時候在幹甚麼。阿狼說他那時候很崇拜家附近一個足球踢得很好的大哥哥，常常跟著他到處去打架，打得血人似的回家，連母親都認不得他，嚇個直把他往門外推。阿美說十六歲正是她第一次離家出走，起因是她穿涼鞋上學，被老師向母親投訴，母親用那對涼鞋狠狠揍了她一頓。童志強犯了行劫案，被抓去感化院關了兩年。

我的十六歲不用說了，是阿狼。